

虞姬墓抒怀

■朱丽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首《垓下歌》，道不尽末路英雄气贯山河，吟不尽西楚霸王挚爱离歌。绝代风华，血染芳草，生死不渝，情动天地。“霸王别姬”这段凄婉悲壮的爱情故事，历来为后人传唱，为中国古典爱情篇章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虞姬的形象，每次想起，总心生敬重之意、敬仰之情，虞姬的香销玉殒也让我深为惋惜、悲痛。

鹿邑城东一公里处的小洪洼行政村下辖的郭庄村，即为项羽含泪埋葬虞姬之地。饱经沧桑的虞姬墓一直牵动着我的心，站于墓前，有万种情怀涌上心头。

据乡民郭俊良老人介绍，他听父亲说，新中国成立前虞姬墓区域占地60余亩，修有庙宇、大殿，植有松柏、果树，设有神像、泥胎塑像，每年农历二月十五均逢大会，香客络绎不绝。解放战争时期，墓区庙宇被拆掉，“文革”期间，红卫兵又扒了虞姬墓。1975年，遭遇大旱，百姓引水浇地，大型机械浇了一天一夜，地仍没浇好，原来是虞姬墓裂了一个大洞，水全灌进洞中，人称“仙人洞”。两年前，村民浇地时又发现洞口。因为墓冢被平掉的几年间，郭庄村两任队长先后去世，多头牲口掉入洞中，传言说是因拆庙扒坟所致，于是周围百姓自发把坟堆起来了，后又几经反复。如今，又有一村民对着原墓址的位置，建了一座小庙，供人们叩拜。

听到庄心妍与京剧院富博洋老师共同演唱的《新霸王别姬》，心灵又一次被震撼，于是去虞姬墓旁聆听这段千古绝唱。正值农历十五，香客们焚香叩拜，安静无语，我更是静默着，心情凝重近乎悲戚，耳边已是四面楚歌响起。你陪君醉，为君起舞泪断肠，拔剑自刎，从此离别楚霸王。痴情红颜爱一场，梦千年，无奈离殇，难忘君模样。落花飘零，片片入泥别春光。可曾知君为情狂，泪洒乌江。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钟情的诗句，是如此凄凉哀伤，又饱含多少为情不惧生死的痴狂。草木尚且怕枯萎，鸟儿也曾怕无食，虞姬啊虞姬，你为何有如此勇气，壮烈而去？是激发霸王冲出重围的力量，是不愿拖累



霸王的心念，更是爱情路上难成双的无望。这重情重义的女子，人间风月无限好，只愿薄命赋诗章。

后人常用“红颜祸水”来形容妹喜、妲己、褒姒、杨玉环等一些帝王宠妃，但从无人这么形容虞姬。她爱慕项羽勇猛，不惜为妾，陪伴左右，美貌与智慧集一身的她，也时时为霸王分忧，深为霸王喜爱。自古美女爱英雄，她演绎的这段爱情故事，是一段佳话，是一个传奇。她的大义凛然之气，又为后人传颂。她，其实只是一个单纯为情殉死的痴情女子。

梅兰芳等艺术家演绎《霸王别姬》时，让虞姬且歌且舞，亦悲亦泣，凄美之情让人落泪。林妹妹对虞姬也是惺惺相惜，叹为知己。文学作品里，霸王因了虞姬而血肉丰满。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大将军，比起刘邦“胜者为

王”的光辉更加璀璨。虞姬的美定格在了日月里，定格在了人们的心里。有哪一种美让人如此心疼，有哪一种美让人寂然落泪？有哪一种美让人满脸悲伤，断了思想？这种美，只指容颜吗？我想，不尽然。

美丽的虞姬，你静静地闭着眼，躺在霸王的怀里。虞美人的花朵鲜艳无比，有了你的鲜血滋染，怎能不殷红美丽？可霸王的胸怀却冰凉彻骨，手心的冰冷穿过你的身躯，与你的倾情相遇，成水，成溪，流入万年的河流里。

暮色将晚，寒风凛冽，原野一片沉寂，就这样静静地站在你的墓前，耳畔响起一个声音“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多么荡气回肠的爱情赞歌，伴着我的眼泪回旋缭绕。

斑鸠

■唐运华



斑鸠是农村最普通常见的家鸟，它既不像叽叽喳喳爱出风头的麻雀，也不像爱卖弄曼妙歌喉身姿的黄鹂，也不像娇气的一到冬天便仓皇逃窜的燕子。它长得灰头土脸，像个整天与土地打交道的农夫。它的声音不婉转动听，咕咕，咕咕，就会一个音节。在它单调悠长的叫声中，乡村恬淡宁静的生活渐成为历史。

童年的村头、地边布满一个个麦秸垛，冬春天，在主人扒开麦秸的茬口，常聚集了成群的麻雀和斑鸠，它们在寻觅麦秸中剩余的麦粒。斑鸠不与霸道的麻雀相争，默默等在一旁，等麻雀们心满意足享受过后，它们才踟蹰地跳到麦秸堆旁。当行人经过时，轰的一声，它们全都无影无踪。

那时我每天到北边的田野里晨练，从东

寒风呜呜地刮，干净平整的土路像被人用嘴吹过一样光溜，地上落着干枯的细枝。还没上小学的我穿着厚厚的棉袄来到奶奶家，奶奶的院里有两棵粗大的泡桐树，树老母柯枝上有一团龙拐枝，斑鸠便在上面做窝。咕咕，咕咕，斑鸠每隔一会儿便叫上几声，声音悠长，把童年生活的一幕幕隐藏在记忆深处。

春天池塘里一池清澈的春水，几只鸭子从水面划过，留下一圈圈涟漪。和煦的阳光温暖得让人想闭上眼睡一会儿，几个老头斜倚在麦秸垛旁晒暖儿，他们解开大带子扎的棉袄怀，摘掉棉帽，眯缝着眼睛，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这时候，远处不知哪棵树上趴着几只斑鸠，咕咕，咕咕，在有节奏地鸣叫，只闻声音，却看不到它们的模样，悠长的咕咕声点缀着乡村宁静的日子。

在我结婚几年后，我们举家搬到太清一中居住。我们的住处与西周“长子口大墓”遗址仅一墙之隔，距老子诞生处太清宫也仅百米。学校的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院里住着好几家，生活用水还是古老的压水井。闲时，大家站在一块儿讲述各自的生活，各家的生活家底彼此都清清楚楚。如果哪家小两口发生内讧或暴乱，其他几家赶紧派维和部队前去调停。黎明时分，我躺在床上，经常听到学校院内大泡桐上斑鸠的叫声，咕咕，咕咕，不是响在耳畔，像是响在梦中。

那时我每天到北边的田野里晨练，从东

边太清宫的红墙内传来悠扬的道乐，并飘出一股股檀香味。几只斑鸠停落在田野里高耸入云的大杨树上，咕咕，咕咕，不紧不慢地叫着。田野里是一望无垠碧绿的麦苗，阳光下的田野上空升腾起五彩的雾。

五年前，我们和学校家属院的几家一起搬到县城小区居住。早晨在小区锻炼时，我偶尔听见斑鸠的咕咕声，感到非常亲切。久违了，老家的鸟儿，难道你们从太清宫寻找到这儿？

时间久了，斑鸠就像家庭一员，是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缺了它，感觉生活少了生机。

听父亲讲，个别村民为了挣钱，在田野里张下天罗地网捕捉斑鸠，卖到饭店。回老家，我果然发现斑鸠的叫声少了。村里冷冷清清，几个闲人聚在门前打牌。

这几年在饭店，我不止一次见到服务员端上来或红烧或油炸的斑鸠，触目惊心。

非常熟悉的斑鸠叫声少了，原来生机勃勃的乡村没了它们的踪影，变得萧索冷清。是生活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偏僻的故乡盛不下我们远大的理想，我们像小鸟一样飞向更远的地方。当有一天我们在外倦了累了的时候，重回故乡寻觅记忆里的乡愁，才发现那些熟悉的斑鸠不见了，那些回响在耳畔的咕咕声竟成了回忆，我们感到怅然若失。

叩问 (外三首)

■邵超

一次次叩问
我的肌体上哪里最坚实

一次次叩问
我的肌体上哪里最柔软

头颅最坚实吗？不
头颅里包裹着最缠绵的思绪

心肠最柔软吗？不
柔肠覆盖下的是铁石心肠

我最柔软的地方恰恰最硬
我最坚实的地方恰恰最软

硬让我一次次弯下腰去
软让我一次次昂起头来

有时候理智非常关键

充满杀机
还有些暴躁和偏激
而且，正一步步
接近疯狂
这，就是你
你却浑然不知
你仅仅知道自己手中的刀
早已锈蚀，太迟钝

我从你手中夺过刀
帮你把它
磨得稍微锋利一点
奉还的时候
你接刀的手
却哆嗦了一下

错觉

我微笑着
内心却非常痛苦

你流着泪
内心却十分幸福

微笑与幸福无关
泪水与痛苦无关

你我都不明白，一只瓦瓮
究竟能够贮藏多少错觉

秋荷

那些蝶粉蜂扰
和酷暑和喧嚣一起
渐行渐远
迟到的荷花
轻吟一支歌轻跳一曲舞
走进渐寒渐凉的秋季

湿漉漉地开湿漉漉地放
和落英一起飞舞
和霜叶一样美丽
或怒放或绽放或含苞欲放
一如春天灿烂 一如爱情甜蜜
然后 走向沉寂
若梦若幻若烟若雨

秋风萧瑟之中
荷韵依然悠荡
没有凄凉没有悲戚
叶浓郁枝浓郁花更浓郁
浓郁成一抹生机
喜欢在有霜的日子轻歌曼舞
最终 引一天雁鸣